

卷十九

書名 尚書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孔安國 傳,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經 書 唐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097700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氏序

唐孔穎達疏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特代并
 叙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疏曰正義

本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
 中寂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
 言於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
 其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
 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
 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之言不盡意是言
 也則書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
 書者廢也以其言如書者舒也又舒
 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097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尚書註疏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3038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康王既尸天子

傳

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

○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

崩三

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傳

既受顧命群臣陳戒

遂報誥之因事曰遂

康王之誥

傳求諸侯之見匡弼

疏

○康王既至之誥正義曰康王

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群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傳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

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

北面皆布乘芻菜傳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

實乘音繩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

實反鬣力聊反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

康王之誥

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途因見新王敢執

壤地所出而奠贄也壤如丈反見賢通反下同蕃方袁反朝直遙反喪息浪反贄

至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傳諸侯拜送幣而首

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

忍反盡子王出至答拜正義曰此敘諸侯見新王

保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

西廂也大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

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

鬣以為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為王之賓共使一人少

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為

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為此言乃皆再

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為天子也康王先為太

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為嫌答諸侯之拜以

示受其圭幣與之為主也。出畢至南面。正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答拜復不言興知立庭中南面也。二公至北面。正義曰：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為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傳：諸侯至庭實。○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也。鬣欲之公取而朱其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衆衆國皆鬣知朱者朱其鬣也。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衆衆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

深王之誥



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享者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摠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致命不陳之也案觀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傳：賓諸至奠贊。正義曰：天子於諸侯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為之。作辭辭出也舉奉圭兼幣一二者見諸侯同為此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在四方皆為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特成王始崩即得有諸侯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王也。諸侯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王也。

地所有故云政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圭兼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氏摠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摠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傳諸侯至其幣。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辨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為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嫌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為主也。太保暨芮伯咸進

相揖皆再拜稽首。傳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

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

大邦殷之命。傳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

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傳言文武大受天道而

康王之誥

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木其所起。美羊父反。惟新

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傳惟周家

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

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註及下同施以政反。今王敬

之哉。傳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

祖寡命。傳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

有之教命。音怪。疏太保至寡命。正義曰太保召公

而揖乃世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

國殷之命誅殺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

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

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為王之功用布

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
即王位其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
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
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大保與芮伯咸進芮伯為司徒
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
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
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
曰美聲近猷故訓之為道王肅云美道也文武所憂
非憂西土也巴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
土故也
大事在於肅云美文王少
王也肅云美文王少
有及之故曰寡有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
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
與顧命差異故歐陽
大小夏候同為顧命
予一人劍報誥
報其戒昔

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
美不務咎惡底至齊
信用昭明于天下
致

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

治王家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
畀四方
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

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

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

二伯父尚卷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傳天子

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

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傳言雖汝身在外之為

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

此督諸侯督丁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傳當各

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傳

稚子康王自謂也六反疏王若至子羞正義

康王誥

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

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

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

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

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

不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

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

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賢臣為諸侯者

樹之以為藩屏今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

一即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

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

雖汝身在外士為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
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稚子之
羞辱稚子康王自謂戒令匡弼已也傳順其至見
內。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已是以順
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

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矣。予一人釗。正義曰禮天子自稱王者新即王位謙也。言先至咎惡。正義曰孔子以富為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禮云天子至循之曰正義曰觀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與同姓大國則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之此誥並誥羣臣諸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羣公既皆聽命相身在外交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羣公既皆聽命相

揖趨出 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王釋冕反喪服 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去羣公至喪服。正義曰羣公摠謂朝臣與諸侯

反也鄭玄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康王命作冊畢 命為冊書以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

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

護別反作畢命

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

康王至畢命。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

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命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咸定東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

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為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

命分別至保護。正義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

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

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

分則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

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成

定東周郊境，即經申畫郊圻。慎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

畢命

日庚午。肫肯忽反，徐芳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

周至于豐。於肫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

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朝直遙反。以成周之眾命

畢公保釐東郊。用成周之民眾，命畢公使安理治

正成周東郊，令得所。釐力之反，治直吏反。一本

惟十至東郊。正義曰：惟康王即位十有二年六月

三日庚午，月光肫然，而明也。於肫後三日壬申，王早

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

民眾，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康王至庚午，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曆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

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
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刑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
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
文云肫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肫
者為下言壬申張本猶如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
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王順其事歎告

畢公代周公為太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

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
音泰**惟周**

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
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

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
惟殷頑

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
音步

近如字又**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
附近之近

寧
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

方無可變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

世變待洛反**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

攸勸
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

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

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
上時掌反**惟公懋德克勤**
更占衡反

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言公勉行

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

下人無不敬仰師法。音茂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

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入之美我小子為王垂

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仰如字徐五

亮。王若至仰成。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數而呼畢

反。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

此能受殷之命代殷為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

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

命之化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三紀

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

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

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

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勤之宜此任者莫先

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舉下

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也。小

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

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

使代君陳也。言周公勳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

右助也言周公勳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

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言殷至

曰世。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

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

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

者天之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

年曰紀。父子易人為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

及子也。天道至勸慕。正義曰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

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

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

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

或善變為惡或惡變為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必不

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

善常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

善常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

善常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

善常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

善常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

善常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

善常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

善常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

善常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

善常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

善常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

善常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

善常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

善常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

善常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

民無所勤慕民無所慕則變為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傳**言公至師法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成東四世為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傳**公之至子孫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盛言之重其功美矣

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周公所為

不敢枉公往治。治直吏反。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

惡樹之風聲。**傳**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

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別音彼列反癉音

丁但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傳**其不循教道

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

福所以沮勸。俾必爾反沮辭汝反又慈呂反。由畫郊圻慎固封守

以康四海。**傳**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

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傳**政以

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

子所不好。好呼報反。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

其念哉傳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

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服覆芳王曰至念哉疏正義曰王更歎

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

之事公其往為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

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

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

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

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

海之內為政貴在舊俗靡靡然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

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

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

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傳言當至善聲正義曰

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慝惡也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

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

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

告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傲之揚其善聲

子云方里為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

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

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

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

居或染善為惡故殲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

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

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

使其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

勸勉為善者傳郊圻至安矣正義曰郊圻謂邑

之境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

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

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

王城之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

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

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

四海安矣傳紂以至絕之正義曰韓宣子稱紂

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
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
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
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
欲令其變惡俗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

惇天道傳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

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鮮息淺

反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傳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

相去萬世若同一流寐反茲放庶士席寵惟舊枯

侈滅義服美于人傳此殷眾士口舌寵日久怙恃奢侈

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音戶驕淫於

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傳言殷眾士驕恣

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侈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

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音

厭於葉反又於甲反又於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

大訓不由右訓于何其訓傳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

可以長生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

籍於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

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傳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

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

修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

厥終傳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

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

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傳三君合心

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

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治直

始政反浸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傳

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

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枉而甚反公其

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傳公其惟以

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

之名以聞於後世為于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傳言

後世子孫頌公之成法惟以治嗚呼罔曰弗克惟既

厥心傳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

民寡惟慎厥事傳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

事無敢輕之照反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傳

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傳我

至其訓。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
富驕恣少能用禮以故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



者實停亂天道散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
共同一流此般之眾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勢惟
已矣夫枯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
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誇行如此不廢將用惡自
終今以法約之雖收歛其放佚之心恒防閑之惟能
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
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為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
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民也
。訓典於此特言天道。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
須嚴禁於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
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逸有德者天
以實亂天道也。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正義曰帝
者所處故為居之義舊矣也。故士多是世貴之家
為居寵日久。估持已之奢侈自謂奢侈為賢德義
服而不行故為以滅德義又以上人輕服勝人也。盛
節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勝人也。盛節是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既至惟難。正義曰淫訓過也故為過制。梁者不
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侈不變將用惡自終
言雖收效心則已收之矣雖令順從周制思威自止
故怨猶在心未厭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
防閑禦止也。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勸畢公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穆王康王孫昭王子。王名穆

君牙或作君牙。君牙臣名

君牙傳。命以其名遂以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順其事而數稱其名而命之惟乃

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傳

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

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

常畫胡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

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傳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

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心之憂

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傳言祖業之大巴才之弱故

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踏徒取

反陷陷沒之陷穆王至春冰○正義曰穆王命其臣石

其策書作君牙○言汝至太常○正義曰周禮鄭玄云

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

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

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今命爾予翼

作股肱心膂傳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

委任音旅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傳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

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累劣偽反爾身克正罔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傳言汝身能正則下無

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

言汝身能正則下無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傳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

惟曰怨歎咨嗟言心無中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咨傳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惟艱哉思其

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傳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

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傳易以命今

至乃寧傳正義曰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為大

司徒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已身也繼汝

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為不忠辱累汝祖

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今有法則凡

欲率下當先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

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正身心以率之夏月大

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

怨天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

怨天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

怨天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

怨天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

怨天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

怨天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

怨天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

怨天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

奉若于先王傳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

之道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傳言當答揚文

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疏鳴呼至

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

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

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

遵也汝惟敬明汝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

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傳言武至承奉。正義

先王之道德同古之大賢也。前傳言武至承奉。正義

曰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

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逾業則功成可奉故

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

亦美武王業之大也。前傳文王至邪缺。正義曰文

成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

功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

成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

成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

成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

則民治發之則民亂疏治直吏率乃祖考之攸行昭

乃辟之有傳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

治功亦辟必王若至有父。正義曰王順而呼之

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

亂在此而巳。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明汝

君之有治功也

君王之自謂也

君王之自謂也

君王之自謂也

君王之自謂也

君王之自謂也

君王之自謂也

君王之自謂也

君王之自謂也

君王之自謂也

君王之自謂也

君王之自謂也

君王之自謂也

問命第二十八

周書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

中大夫周九丞反字亦作哭長誅女反作冏命

冏命以冏見命名篇穆王至冏命。正義曰

為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伯冏至大夫。正義曰正訓冏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工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此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大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為太御中大夫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帥以為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最為

密明故此經云汝無昵於佞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為太御中大夫掌御王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為重故在大御之下故以太僕為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為長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昭先人宅丕后傳順其事

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

輕任重休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行言常悚懼

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休勅律揚他歷反昔在文

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視聽遠齊

通無滯礙言有尊卑無不忠良其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無

不用中正之人御如字一音禦從才以旦夕承弼

一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傳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

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

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傳言文武發號施令

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王若至

正義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問惟我不能於道德

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

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

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

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施令

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

由臣善故也傳言常至過悔正義曰禮記祭義

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休惕之心休惕是心

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

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傳聰明至忠良正義

曰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為視聽遠也齊訓中惟予

也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惟予

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傳惟我

一人無善實持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

言此責羣臣正已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傳言侍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

先王之功業繩市陵反惟予至先烈正義曰



既無知實... 不其者... 糾其... 繼先王... 至功業... 謂發舉... 括其有... 匡君使...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 羣僕無敢佞偽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言侍御之臣

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

士傳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

色無實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

亦反足將住反諛徐以朱反... 疏曰今予至吉士。正義

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為僕官

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巧言

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令選其

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欲其至佞

偽。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

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雖官有小大皆近天

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令大僕教正羣僕明使

教之無敢佞偽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御玉輅戎

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御金輅道僕上



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丘
 明耻之便辟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
 者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為顏
 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辟者前却俯仰以足為
 恭側媚者為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
 之人不可用為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鄭
 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為側媚者為側
 行以求愛非是愛側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
 當禁其無用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傳言僕

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傳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

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昵于儉

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傳汝無親近於

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

先王之法○惟女乙反儉息廉反徐七漸反利非人

其吉惟貨其吉傳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

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時殫厥官傳

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殫殫反惟爾大弗克

祗厥辟惟予汝辜傳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敬

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王曰嗚呼欽哉

永弼乃后于彝憲傳歎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

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呂命傳 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傳 呂侯

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

天下 贖音蜀 作呂刑

呂刑傳 後為甫侯故稱甫刑 呂命至召刑。正義曰呂侯得穆王

之命為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

下史錄其事作呂刑。禮呂侯至司寇。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為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

為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書說謂



書緯刑將得故之篇。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為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一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

專主刑也。傳呂侯一王天下。正義曰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

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華易刑罰世輕世

重故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

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為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

作贖刑唐虞之法亦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禮職金掌受士之金贖刑

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為輕故祖而用

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

民之罪墨罪五百剝罪五百宮罪五百刑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一千五百此經五刑之

屬三千案刑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
禮五刑者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
墨劓皆千刑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
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
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於夏承堯舜
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
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
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
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
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
王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勤王改從夏法
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可以經遠呂侯之智非
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
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
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
也。傳後為至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
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
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



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
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
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
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
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
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
語史伯之言幽王之特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
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
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
文而云申呂雖衰即甫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

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

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報切韻莫報反度作

刑以詰四方傳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

方之民

度待洛反註同馬如

傳

義曰惟呂至四方。正

為卿於時穆王享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老亂而

宜作夏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言呂至揚

名。正義曰史述呂侯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

時王已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荒

為年老精神老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

十矣此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

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

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是脩刑法

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

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

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也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

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四百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

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

援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王曰若古

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傳順古有遺訓

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

君號曰蚩尤。蚩尺之反尤有牛反馬罔不寇賊鴟

義姦宄奪攘矯虔。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

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鴟梟

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宄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苗民弗用靈制

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傳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

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

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殺戮



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椽黥傳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

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椽陰黥面

以加無辜故曰五虐反。劓魚器反。刵徐如志。椽竹角反。黥其京反。越茲麗

刑并制罔差有辭傳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

有直辭者言淫濫麗力馳反。并必政反。民興胥漸泯泯焚焚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傳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

化泯泯為亂焚焚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

之約泯面忍反。徐音民。焚芳云反。徐扶云反。覆芳

反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

昌刑

刑發聞惟腥傳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

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

發聞惟乃腥臭聞音潤。又如字。註。皇帝哀矜庶戮

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傳皇帝帝堯

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為虐者以威誅遏絕

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帝堯也。君帝君宜作皇字。疏曰王

至在下。正義曰。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

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

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國。君

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於平善

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為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為

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究。劫奪人物。攘竊人財。

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已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
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
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
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大為四種之
刑刑載人耳割截人鼻剝人陰黥割人面苗民於
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
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溢
及無罪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爲
惡泯泯爲亂焚焚同惡小大爲惡民皆巧詐無有中
于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
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
上天上天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
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堯哀矜
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爲暴虐者以威止絕苗
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
古至蚩尤○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爲順古
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未有三苗之主始
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始

古刑

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
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
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九黎之君
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
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
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
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之言蚩
尤是炎帝之末諸侯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
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贊者引孔
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可知蚩尤
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頊受
之使復舊常則九黎之徒也章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
九黎氏九人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
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
不得同也九黎之末章語九黎在少昊之末
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
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末更復
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說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為此者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未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為梟為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掠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虜固也若固有人物言取得人如己自有也○三苗至同惡○正義曰上說蚩尤之惡靈善也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以苗民繼之知經制以重刑學蚩尤刑之外別有五刑而虐為之故為五虐之刑不必臯陶五刑之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尤黃帝所謂所作得法欲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黎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苗國高辛之衰又黎後顛項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高辛之衰又

後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窳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不義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三苗之惡謂之苗民不義三苗炎帝之後諸國君也○若民故謂之苗民不義三苗炎帝之後諸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於是為截人耳鼻擄陰賊面苗民為此刑也擄陰即宮刑也點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人即點面也○此刑也擄陰即宮刑也點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謂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刑非苗民別造其持深刻異於臯陶之為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擄陰至去勢點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民也○三苗謂之苗民不義三苗炎帝之後諸亂起相漸化也○禁勞同惡共為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



書經卷之九
堯典
九
黎

於信義言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諱云君子夔盟亂是
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
無中於信友皆詛盟之約也○傳三苗至腥臭○正
義曰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也天於於
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
為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
臭腥臭喻惡也○傳君帝至下國○正義曰釋詁云
皇君也此言湯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黎是
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之
初與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
者禮天子不滅國釋立其大賢者此為五虐之君自
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行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
故歷代每
被誅耳
乃命重黎絕地不通罔有降格傳重即義

黎即和堯命義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
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口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

至於天明不相干黎力兮反羣后之逮在下明明

棐常鯀寡無咎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

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鯀寡得所無有掩蓋○棐音匪又芳鬼反

鯀居頌反皇帝清問下民鯀寡有辭于苗傳帝堯詳問民

患皆有辭怨於苗民○清問馬云清訊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傳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

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疏乃命至惟明○

德民神維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絕天

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民無
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相與在
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鯀寡皆得其所

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帝亮清審詳問下民所患
皆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怨則
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不致為非以德
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賞罰得其所也
○重即至相干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
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遠者何也若無然
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
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
臻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
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
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
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即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即羲也黎
即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
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
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語文
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
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

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
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
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
神也乃摠之云明不相干即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
作地祇學者多闕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
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顛頊命之鄭玄以皇帝哀矜
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顛頊之事乃命重黎
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義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
事顛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過絕苗民下云有辭
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
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
非一物也顛頊誅九黎謂之過絕苗民於鄭義為不
愆楚語言顛頊命重黎解為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
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言堯至名焉。正
義曰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文在
苗民之下故傳以為堯盛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
德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致為
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不能

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
為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行威
不能感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

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

種農殖嘉穀傳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

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

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折之設反下同馬鄭

音章用反殖承力王皆音慈馬云智也種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傳各成其功

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刑

之中以教祗德傳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臯陶

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祗

止而疏乃命至祗德。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三

民折斷下民惟以典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

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

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

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正以

教民為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

苟欲刑殺也。傳伯夷至於民。正義曰伯夷與稷

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
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之以
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
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
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為民於此耕稼故也此
三事者皆是為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此即所
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
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

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
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爲國之
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
禮故先言之也。言伯夷至敬德。正義曰此經大
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
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
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
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臯陶作士制百官
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濫不輕
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言從伯夷之法敬德
也。行禮。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傳堯躬行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
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

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棊茲傳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

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治

疏穆穆至棊彝。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於

明其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

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

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

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堯躬至之勤。正義

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

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

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於四方四方皆法効
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天下至常教。正
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
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用刑
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
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
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夷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

富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

富世治貨賂不行。故。路來。**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傳堯**

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

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傳凡明於刑之中

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在

於天下。**能止絕於威有犯必當行威威刑不可止**

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矣言

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

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惟能

為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為長久大命配當天意在於

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

言堯至不行。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

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

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心也

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為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絕於

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

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凡明至天下。正

義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

效天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

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為天平均之德斷獄必

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

非爾惟作天牧傳

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天

牧民乎言任重是汝

為干為反任而為反重輕重之重

時伯夷播刑之迪傳

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



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傳其今汝

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

滅亡麗力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

貨傳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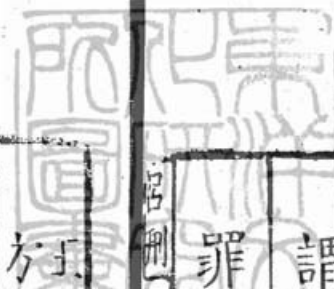
一 是眾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斷制五

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傳苗民任奪貨姦

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罪

謂誅之蠲吉緣反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傳言

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為至戒疏



王曰至厥世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

古成敗今汝等皆為天養民言其任重也受任既重當

之道也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令名也其今汝何

言當創苗民施刑言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為政也

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眾為威

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使人使斷制五刑

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惡於苗

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堯乃絕滅其世汝等安得不

懲創乎言當至法之正義曰伯夷典禮臯陶
主刑刑禮相成以治不使視臯陶而令視伯夷者
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禮以刑禮不從乃刑之則刑亦
伯夷道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肅云
曰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
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

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
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也傳苗民至誅之正義
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錫訓潔
也天不潔其所為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
潔故下傳王曰嗚呼念之哉傳念以伯夷為法苗民為
禍誅之

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

命傳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

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至

命傳聽如字又他經反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

戒不勤傳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徒

念戒而不勤傳日人實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

終在人傳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為

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傳天齊于民絕句馬

俾必爾反馬本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

畏雖休勿休傳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

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

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

永傳先戒以勞謙之德少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

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

長久之道疏王曰至德矣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汝等當無其言念之哉念以伯夷為

法苗民為戒既今會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
伯凡仲叔季弟幼子童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
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
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
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目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
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道非為之今我為天子
整齊下民也我為天子所行失其道非為人所行言已當
慎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汝所行汝等當庶幾敬逆天
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謂可
敬畏雖見美勿謂有德矣汝所行汝等當見其謙而勿自取也
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
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
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傳皆王至至
命。正義曰此摠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
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
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
云至命亦謂壽考。傳今以不勤。正義曰由用



也。傳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
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曰欲勤行而中道倦怠
故以此言戒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自居言
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自居言
職是危之道也。傳天整至所行。正義曰天整齊
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
能自治故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
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為天子所終保全祿位是
為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冀從使為天所終惟為
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冀從使為天所終惟為
。傳汝當至德美。正義曰逆迎也上天授人為主
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
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
使之順天意而用已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有
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有美德故戒之汝等有
行事雖見畏勿謂可敬。傳先戒至之德也。勞
教之令謙而不自待也。傳先戒至之德也。勞
上句雖畏勿自待也。傳先戒至之德也。勞

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凶。蔡氏云勞謙。王曰吁來。天子有善以善事於天下則民蒙賴之。

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傳。吁來于馬。數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

善用刑之道。吁來于馬。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

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傳。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

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

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度待洛反。註同馬云造謀也。兩造具

備師聽五辭。傳。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

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造七報。反。註同。五辭簡字正于五

刑。傳。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核幸。革反。五

刑不簡正于五罰。傳。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

出金贖罪。應應對。應下同。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傳。不服不

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

惟貨惟來。傳。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許反因辭

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疵。

才斯反來馬本作。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傳。以病所在

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

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傳

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簡字

有衆惟貌有稽傳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

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傳無簡核誠

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墨辟疑赦

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傳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則

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相

當。辟婢亦反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

文云六銖也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

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劔重

九銖俗儒近是閱音悅額素黨反涅乃結反劓辟疑

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傳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百

鍰刑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傳刑足曰刑倍差

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

其罪傳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

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

實其罪傳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

也墨罰之屬千劓刑之屬五百宮罰之

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傳別言

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賢通

反疏王曰至天威。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

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

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所敬

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不
 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此者皆為疑罪而
 服至赦免。官重加簡核無服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
 人強遣出金如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雖事涉疑似
 罪乃無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雖事涉疑似
 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刑。五
 者之過皆可原也。傳五過至所在。正義曰釋五
 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
 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
 之疵於五刑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不言五刑
 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不言五刑
 赦刑從罰亦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
 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
 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囚有親戒在官吏或
 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受財枉法也。或囚
 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是
 法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皆在。五事皆是。

以病至不行。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
 不刑使得在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為善也。此
 者同諸侯國君出入罪耳。而傳并言出入者有罪而妄出
 以病所在惟出入罪耳。而傳并言出入者有罪而妄出
 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
 出入者與同罪。而此是也。傳疑至其理。○正義
 曰刑疑有赦。赦從免也。有赦免也。○正義
 罰不服。正於五過。即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
 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
 應刑妄得罰。應罰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
 謨云有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
 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故知過即罪。論語
 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
 執禁以齊眾者。不赦之也。如鄭此言五罰不贖。五
 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
 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受刑。不贖。刑疑而更
 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齊眾。非謂
 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眾。非謂

常人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
犯人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
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
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興
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傳**簡核至之至。○正
義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爲可刑或可以爲
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
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周禮五
聽辭聽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爲辭聽觀其
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
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
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其聽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傳**
無簡至用刑。○正義曰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
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
刻其至相當。○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漢文帝始除肉
刑其刻額截鼻刑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
之說文云額額也墨一各點鄭玄周禮注云墨點也

呂刑



先刻其面以墨塞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命
色也六兩曰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
工記云戈矛重三鈔馬融云鈔量名當與呂刑鍰同
俗儒云鈔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稱輕
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鈔十鈔爲鍰
重六兩太半兩鍰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鈔爲
鍰二鍰四鈔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
周禮謂鍰爲鈔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
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辭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
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摠號爲金今別之
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辭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
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
銅爲金爲鐵爾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
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
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
不相當故也。○**傳**則足至百鍰。○正義曰釋詁云刑
則也李巡云斷足曰刑贖則倍墨刑應倍臬而云倍差
之名故則足曰刑贖則倍墨刑應倍臬而云倍差倍

陳澧

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緩知倍之。又半之為五百，緩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校猶少。則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則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刑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宮也。○**傳**宮淫至之宜。○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為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與椽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及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為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緩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傳**死刑至制也。○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為大辟。經歷陳罰之緩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合死疑入宮，疑入刑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



傳別言至相備。正義曰：此經歷言二百三十五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摠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一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為二句以成文。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傳**上下字足使成文。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傳**上下

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傳**子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傳**惟當清察罪人之辭。念反。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上刑適輕，下服**傳**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

有權**傳**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

各有權宜。數色并必政互。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

倫有要善。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

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

理有要善。法將斷獄訟當上下此又迷斷獄之

乃與獄官衆議斷之其囚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

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

察罪人之辭性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

僭失為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

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一可以身輕重者則之輕條服

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

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

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

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

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傳上下至可齊行

○正義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執事

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

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

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感

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

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

併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

以重條而輕者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

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爲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

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

當爲重是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

賊罪罪從重科輕贖亦備是爲而輕并數也。知不然

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

爲輕贖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

者以居作官當爲重者此即是下刑適重之條而以

爲上刑適輕之例實爲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

有二罪則上經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爲

其說故令不從。言刑至要善。正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罰

懲非死人極于病。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

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

中。傳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

正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傳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

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

庶中正。傳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

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當

丁浪。其刑其罰其審覈之。傳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

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孚輸而孚。傳斷獄成辭而

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上時掌反下

劾亥代反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傳其斷刑文書上

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罰懲至兩刑

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

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

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
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
錯斷獄者非從其為辭惟從其本情斷獄之時當哀
憐之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

必令與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
之道其刑高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
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
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疎漏其囚若犯二事
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
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當憐至之道**正義曰
論語云陽膚為士師曾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是斷獄者必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
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入
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
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
使刑書當其罪今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
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
幾必得中正之道今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
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彼鑄
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時宜不預明刑辟人有
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
斷獄至文

辭。正義曰乎信也輸寫也下而為汝也斷獄成辭
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
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隱情者欲使
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
鞫劾文辭也○**其斷至上之**正義曰其斷刑文
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帶同寫案中尚書省也有
并兩刑謂入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
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為重改
下之上故**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傳**
并亦上之

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
多可戒懼以儆之。**音景****朕敬于刑有德惟刑****傳**我敬

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
于單辭**傳**今天治民入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

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息亮反助也民

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傳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

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

民治吏反治直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傳典獄無敢有

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

報以庶尤傳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

以衆人見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傳當長

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

不中則天罰之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傳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

不中將亦罰之令力**疏**王曰至天下正義曰王

事重汝當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

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刑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

上天治民命人君爲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爲

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

以治者由獄官無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

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家於

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

實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

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衆人見被尤

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天

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中則

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

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爲民之主故

以天罰懼之敬之至儆之正義曰此篇主多

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
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廟是相對
則族為同姓為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
以傲戒之也下言民無善政則天罰入主是傲戒諸
侯也○傳我敬至典刑○正義曰當使有德者惟典
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為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
也○傳今天至言之○正義曰傳以相為治今天治
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為人君為
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無心也欲稱天
心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當使人獨言未有與對之
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
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
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
少能然故難聽也○傳民之至民治○正義曰獄之
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在虛者由典獄之
官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
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

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
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傳典獄至兩辭
○正義曰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
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傳受獄至見罪
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傳受獄至見罪
正義曰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最
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
也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
罰之○傳當長至罰之○正義曰衆人見罪者多天
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為天所罰天之罰
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一國之君施教命自使不中教命
不中則天道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自使不中教命
戒以施教命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
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
人主不中為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王曰嗚呼嗣
亦罰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王曰嗚呼嗣
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傳嗣孫諸

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常立德
於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
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傳**言智人惟用刑
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
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音屬**受王嘉師監于玆祥**
刑傳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
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王曰至祥刑。正義
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
所監視非常視立德於民而爲之中正乎言諸侯并
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
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

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所欲能
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
上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
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
傳言智至以然。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
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
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
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
者以人所常行惟有
五事知是五常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尚書註疏卷第二十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平王錫晉文侯拒鬯圭瓚傳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

王馬無平字錫星歷反馬本作賜拒音巨鬯勅亮反瓚才但反杓上灼反柄彼病反作文侯之

命傳所以名篇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

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